

# 英汉中与手相关习语的隐含转喻对比研究

洪珠鸿

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 漳州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8日

## 摘要

文章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 以手为例,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聚焦考察汉英身体器官习语的隐喻和转喻机制, 旨在揭示汉英语言背后的隐转喻思维的差异。研究发现, 汉英习语中身体器官手都是能力或技能、手是掌控或权力、手是人际关系的核心隐喻映射。也都存在部分代整体、工具代动作或使用、特征代主体等转喻现象。但汉语手相关的习语的转喻常与亲属伦理、社会层级深度绑定或与传统文化意境相关联。相比之下, 英语转喻则多关联西方社会生活经验与历史语境。

##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手, 隐喻, 转喻, 习语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mplicit Metaphors Related to Hand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Zhuhong H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Received: February 23, 2026; accepted: April 27, 2026; published: May 8, 2026

## Abstract

The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akes the hand as an example and employs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focus on examining the metaphorical and metonymic mechanisms of idioms related to body organ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t aims to reveal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lying metaphorical thinking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dioms, the body organ "hand" is a metaphorical mapping for ability or skill, control or power, and the cor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re are

also instances of metonymy where parts represent the whole, tools represent actions or users, and characteristics represent the subject. However, the metonymy of idioms related to hands in Chinese is often deeply tied to familial ethics, social hierarchies, or associated with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ntrast, English metonymy is mo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Western social life experiences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 Key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nd, Metaphor, Metonymy, Idio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与转喻作为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常成为学术研究的核心焦点。人类认知过程中遵循着“近取身体，远取物体”的原则，即从自身躯体和器官等最熟悉的身体层面出发，逐步拓展至隐喻对象的隐喻思维，进而提升认知层次。个体从最熟悉的身体层面——包括自身躯体形态与器官——开启隐喻与转喻思维，进而迈向更高阶认知[1]。在汉语与英语中，与身体器官相关的隐喻和转喻在习语中极为普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身体词汇的隐喻与转喻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在汉语学界，张敏较早系统引入概念隐喻理论，分析了汉语身体部位词的认知机制[2]；赵艳芳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探讨了隐喻的系统性与文化差异[3]；卢卫中进一步从认知特点角度分析了人体隐喻的投射规律[4]。在英语学界，Lakoff & Johnson 奠定了概念隐喻的理论基础[5]，Kövecses 则系统探讨了隐喻与转喻的文化变异问题[6]，而于宁专门对汉语中“手”的意义建构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手”在汉语中的多义性及其认知机制[7]。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语言内部，或侧重于口、心、眼等器官的系统性考察，对“手”这一高频身体词汇的跨语言对比研究仍相对薄弱。司建国虽对“手”的转喻与隐喻进行了文体分析，但其研究聚焦于文学文本《日出》，未展开跨语言系统的比较[8]。部分对比研究虽涉及身体词汇，但多以概括性论述为主，缺乏对特定身体部位习语的类型学分类与系统比较。

### 1.2. 研究问题

本文采用认知语言学视角，以手部为案例，聚焦汉英谚语中涉及人体器官的隐喻与转喻机制。通过系统性比较分析，旨在揭示中英两语隐喻与转喻机制的共性与差异。具体研究问题包括：中英手部相关习语中隐喻与转喻模式的异同及其差异成因。

### 1.3. 研究方法 with 语料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辅以定量方法。中文语料主要取材于《汉语大辞典》《汉语成语大辞典》《现代汉语词典》及《万语成语辞典》。英语语料库主要源自《牛津高阶学习者词典》《剑桥高阶学习者词典》《柯林斯高阶学习者词典》《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及《韦氏高阶学习者词典》。

### 1.4. 研究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在已有理论基础上，聚焦汉英“手”部习语的隐喻与转喻机制，尝试在跨语言对比

的框架下，深化对具身认知与文化特异性之间关系的理解。本研究并非“填补空白”式的开创性研究，而是在前人基础上，对特定身体部位习语的认知机制进行系统比较与理论对话，旨在为认知语言学的跨语言研究提供新的实证素材与分析视角。

## 2. 理论基础

### 2.1. 隐喻与转喻

#### 2.1.1. 隐喻

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折射出人类思维与文化的特质。隐喻与转喻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中诞生的语言现象，通过将某一概念与看似无关的概念进行类比，传递出更深层的含义。亚里士多德是历史上首位系统探讨隐喻现象的学者[9]。他将隐喻定义为“将原本属于某事物的词语应用于另一事物以构建意义的过程”[10]。拉科夫与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指出，隐喻超越语言范畴，渗透于人类思维过程。隐喻之所以能通过语言表达，正是因为它们存在于人类的概念体系之中[5]。

#### 2.1.2. 转喻

转喻被视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认知主体常选择自身熟悉的概念范畴，或选择易于把握的概念来理解复杂的概念范畴。其主要功能在于指代，即用一物替代另一物，或替代某物所处的整个概念领域。

## 3. 汉英手部习语隐喻模式比较研究

### 3.1. 手的概念

人体范畴属于“基础层级范畴”[11]，人体词汇则属于基础层级范畴词。人体词汇形态简单、音节少、使用频率高，且具有强烈的组合与词形变化功能，因此容易产生投射效应并形成转喻和隐喻意义[3]。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手”指人体上肢末端能持物的部位，并延伸至技能、从业者等含义。《牛津高阶学习者词典》中，hand除人体部位的基本义外，亦涵盖时钟指针、工具手柄等引申义，以及传递、交接等动词用法。两词基本义相同，引申义因语言习惯各有侧重。可见“手”字在概念意义上与hand基本完全对应。

### 3.2. 中英谚语中与手相关的隐喻的异同

#### 3.2.1. 中英谚语中与手相关的隐喻的共性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中英双手成语隐喻均基于人类双手作为核心运动器官的共同生理体验与认知，形成跨语言隐喻映射的共性特征，同时因文化语境差异展现出独特的隐喻表征。

在隐喻共性层面，汉语和英语习语中均存在三类核心隐喻映射：手代表能力或技艺，手象征控制或权力，手体现人际关系。在“手”作为能力或技巧的隐喻中，中文有“得心应手”（轻松自如地完成某事）和“妙手回春”（使垂危者起死回生），而英语则有“have a magic touch”（拥有神奇的触感）和“a green hand”（新手）。这些隐喻都将手部动作的熟练程度与能力水平关联起来，其本质是将身体器官的功能性体验投射到能力的抽象认知领域。在“手”作为控制或权力的隐喻中，中文有“只手遮天”（一手遮天）和“束手无策”（束手无策），英语则有“hold sb. in one's hand”（掌控某人）和“at the helm of affair”（掌舵）。这些表达均借手部操控物体的经验，构建出权力支配的抽象认知。

#### 3.2.2. 中英双手相关习语隐喻的差异

就隐喻差异而言，中英双手相关习语的隐喻映射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质。首先，在人际关系隐喻维

度上,汉语深受集体主义文化和兄弟情谊伦理观念的影响,衍生出“手足情深”、“情同手足”等隐喻表达,将手与脚联系起来,指代亲属间的亲密关系。虽然英语中也有“握手”(shake hands)的隐喻用法(握手表示友谊),但它并未形成手足相连的亲属隐喻关系,更多是指“携手合作”(hand in hand)的普遍合作关系。其次,从隐喻的文化承载来看,中文与手相关的成语常融入传统文化意象。例如“手眼通天”关联传统社会权力等级认知,“妙手丹青”则紧密承载着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语境。英语更关乎西方社会的生活经验与历史背景,例如“洗手不干”(源于《圣经》中彼拉多洗手推卸责任的故事);“勉强糊口”则关联底层民众靠双手劳作换取食物的生存体验。这种差异的本质源于物理经验基础与文化模型的交互作用:共同的物理经验决定了隐喻映射的核心共通性,而不同的文化语境则塑造了隐喻表达的具体形态与语义取向。

### 3.3. 从汉英双手习语隐喻的共性与差异出发探讨其成因

人体及其器官是人类理解外部世界及其抽象概念的基础。语言是人类基于身体经验的认知产物,其创造与使用与人体器官密不可分[4]。

上述汉英“手”类成语隐喻的异同,可从认知与文化的双重维度加以阐释。从认知成因看,作为人类最核心的行动执行器官,“手”的“操作、控制与接触”基本功能是汉英民族共有的身体经验。认知语言学的具身认知理论表明,人类抽象思维必须依托具体身体经验,这决定了中英文都会将手的生理功能投射到抽象认知领域,形成“手即能力”“手即控制”等共同隐喻。这正是隐喻共性的核心认知动因。

从文化成因的角度看,隐喻的生成与传播始终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范式。具体而言,汉语中“手足”隐喻的形成并非仅源于抽象的集体主义伦理,而是深植于儒家“亲亲”思想与宗法制度之中。《诗经·小雅·常棣》中“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已将兄弟比作手足,其后在《礼记·祭义》等典籍中进一步强化为“兄弟如手足”的伦理表述。这一隐喻不仅体现血缘亲情,更在传统宗族社会中承担着维系家族秩序、强化血缘纽带的功能。与之类似,“手下”“手底”等表达与古代官僚体系中的等级制度密切相关,反映了“手”作为权力延伸的文化认知。相比之下,英语中“hand”的隐喻与转喻更多地受到西方社会实践的塑造。例如,“wash one's hands of”源自《圣经·马太福音》中彼拉多在耶稣受审时的行为,体现了基督教文化中对责任归属与道德免责的独特理解;“by hand”则在中世纪行会制度与工业革命的语境中获得了丰富的语义延伸,强调劳动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迁。可见,汉英手部习语的文化成因,可从经典文本、社会制度与历史实践的多重维度归因。此外,语言符号系统的差异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隐喻的表达方式。部分学者指出,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字形结构在语义聚合与意象唤起方面具有独特的认知功能[2][4]。以“扌”偏旁为例,汉语中与“手”相关的常用字多归于此偏旁之下,形成语义上的聚类效应,这种字形上的聚合特征可能在语言习得与使用中强化了“手”与“动作”“技能”等概念之间的认知联结。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字形与隐喻模式之间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更多是语言系统对已有身体经验的符号化呈现与结构性强化。英语作为音素文字,虽缺乏类似的字形聚合特征,但通过固定搭配、习语结构与语义场构建,同样实现了隐喻意义的稳定传递与系统化表达。因此,符号系统的差异应被视为影响隐喻表达方式的辅助性因素,其在认知机制中的作用需结合具体语言使用情境加以审慎评估。这些文化与语言体系的差异共同塑造了中英手部习语的独特性。

## 4. 汉英手部成语转喻模式比较研究及成因分析

### 4.1. 汉英手部成语转喻的共性与差异

#### 4.1.1. 汉英手部成语转喻的共性

以“手”代指“人”的用法基于“英语中最著名的概念转喻之一”——“部分代表整体”[12],同时

也是“手指代表人”的典型例证[6]。从认知语言学转喻理论视角看,中英语中与手相关的习语转喻构造均遵循“邻近性”认知原则,以手的物理属性为认知参照点,形成“部分代整体”、“工具代行为或使用”、“特征代主体”等核心转喻类型,展现出跨语言的认知共通性;同时受文化语境与语言体系制约,二者在转喻映射范围、语义取向及表达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除指代人外,手还可指代人的技能与专长,其转喻基础为“手代技”[7]。在共性层面,“部分代整体”是汉英共有的核心转喻机制:汉语用“手”指代人,如“专家”、“帮手”,英语中“a good hand”、“an extra hand”等表达同样通过“手”的肢体属性,以对应能力替代人称。

其本质在于将“手”与人的实践能力之间的邻接关联投射到指称认知领域:“行动或结果的工具”的转喻同样具有普遍性。中文的“动手”(指开始行动或实施操作)和“住手”(指停止行动),以及英语的“give a hand”(指提供帮助)和“lay hands on”(指触摸或获得),都将“手”作为行动执行的核心工具,实现了从工具到行动的转喻替代。这种认知共性源于汉语和英语民族共同的身体体验:手是执行行动的核心器官。在共同层面上,“以部分代整体”是中文和英文共有的核心转喻机制:中文用“手”来指代人,如“专家”和“帮手”,而英文中的类似表达包括 a good hand 和 an extra hand,它们也通过“手”的身体部位属性来替代具有相应能力的人。

#### 4.1.2. 汉语与英语中手相关成语的转喻差异

在转喻差异层面,汉语与英语中手相关成语的转喻映射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异性与语言适应性。首先,就转喻映射的语义延伸范围而言,汉语中与手相关的成语常与亲属伦理及社会等级紧密相连,例如“手足”(指兄弟)和“手下”(指下属)等独特的转喻表达。而英语则更侧重于通过“手”的动作关联来延伸转喻语义,例如 at someone's hand(s) (指来自某人的手部动作所带来的待遇/伤害)和 by hand (指手工制作的手动操作模式)。

语义指涉更侧重于行为的实施方式与对象。其次,就转喻表达的文化承载而言,汉语中与手相关的成语转喻常融入传统文化意象,例如“手写”(借手书写动作指代手写信函,关联中国传统书写文化)与“巧手”(借手部精湛技艺指代技艺超群之人,常与书法、绘画、医术等传统行业相联结)。英语转喻则更关联西方社会生活经验与历史语境,例如“手到擒来”(借拳握手之势指迅速大量获取,源自航海业水手拉绳动作)等。

#### 4.2. 探究汉英手部成语转喻共性与差异的成因

汉英含“手”成语转喻现象的共性与差异深层成因,可从认知与文化双维度进行剖析。认知层面,手部与人、行为及能力的先天亲近性,构成了转喻共性的核心生成基础。认知语言学的参照点模型表明,人类倾向于用具体易感知的身体部位(如手)作为参照点,替代抽象且难以直接指称的认知对象(人、行为)。这种共同认知策略决定了核心转喻类型的跨语言一致性。而在文化与语言层面,差异的形成源于双重制约:其一,文化模型的塑造。

中国语境中,儒家“差序格局”下的宗法伦理与官僚等级制度,促使“手”的转喻延伸至亲属关系(如“手足”指兄弟)和社会等级(如“手下”指下属);而英语语境中,经过宗教改革与商业社会塑造的个体契约观念,以及早期产业分工对劳动角色的细化,则促使转喻更聚焦于个体的功能角色(如“right-hand man”)或行为方式(如“by hand”)。其次是语言系统的适应性。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扌”偏旁构成的语义聚合可能在语言使用中起到辅助性的强化作用,使手部意象的转喻联结更具认知流畅性。然而,这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因果关系;英语音素文字虽无此类字形特征,但通过固定搭配(如“hand over”、“by hand”)同样建立了稳固的转喻网络。语言符号系统的差异应视为影响转喻表达方式的调节因素,而非根本动因。

## 5. 结论

### 研究贡献、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系统对比了汉英手部习语的隐转喻机制,发现两者共享基于手部普适生理功能的认知映射(如“能力”“控制”等隐喻及“部分代整体”等转喻),但在文化特异性层面,汉语的隐转喻深植于儒家伦理、宗法等级与传统艺术实践,而英语的隐转喻则更多关联基督教叙事、契约仪式与产业分工经验。

基于此,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既有研究形成了补充与推进:第一,在理论层面,研究通过对汉英“手”部习语的系统比较,为具身认知理论提供了跨语言的实证支持。不同于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单一语言或泛论身体习语,本研究以“手”这一具体身体部位为切入点,系统揭示了身体经验与抽象概念之间的映射机制在不同语言中的共性与变异,丰富了认知语言学在跨文化语境下的解释力。第二,在方法层面,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了针对身体部位习语的分类分析框架,将隐喻与转喻的类型学区分与具体语料分析相结合,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路径。第三,在文化认知层面,研究突破了以往将文化差异简单归因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二元框架的局限,尝试从经典文本、社会制度与历史实践出发,具体阐释隐喻与转喻的文化生成机制,揭示了文化并非抽象的价值观念,而是通过具体的制度、文本与实践嵌入语言结构之中。

研究仍存在局限,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进一步拓展:一是将语料范围扩大至多身体部位习语的系统比较,探究认知机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二是引入语用学视角,关注隐喻与转喻在实际交际语境中的动态交互机制;三是结合社会语言学方法,考察当代新兴手部习语(如网络话语中的相关表达)如何反映社会文化变迁。通过上述路径,可进一步推进认知语言学与跨文化研究的深度融合。

### 参考文献

- [1] 杜洪波, 胡晓. 以身体部位隐喻为例论隐喻的翻译[J].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26(4): 102-105.
- [2] 张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3]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导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4] 卢卫中. 人体隐喻化的认知特点[M]//束定芳. 语言的认知研究: 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470-485.
- [5]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6] Kövecses, Z. (2002)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5145113.001.0001>
- [7] Yu, N. (2003) The Bodily Dimension of Meaning in Chinese: What Do We Do and Mean with “Hands”? In: Casad, E.H. and Palmer, G.B.,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Non-Indo-European Languages*, Mouton de Gruyter, 337-362.
- [8] 司建国. “手”的转喻、隐喻投射和文体功效——《日出》的认知文体分析[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8, 16(2): 23-26+78.
- [9]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0] Aristotle (2015) *The Rhetoric, Poetic and Nicoma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 Sagwan Press.
- [11]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1013.001.0001>
- [12] Kövecses, Z. (2000) *Metaphor and Emo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